长征副刊 12 2025年10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梁捷

## 清风正气歌

渠

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第一个秘诀是多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

文章,有什么秘诀吗? 我觉得主要有

毛泽东的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马克思,什么

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

《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

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

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

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

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长年伴书而

眠。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10

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去

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

那些不曾说出的承诺

指尖收纳万千烽火

掌心攥着无声雷霆

所有峰峦默默凝视

回敬这巍然的雕像

一个又一个的音符

方方正正 整齐划一

一条大河 在半空中

我们的热血涌向头顶

青铜撞击着青铜

钢铁追逐着钢铁

如夏日晴空的炸雷 从不拖泥带水

步伐铿锵 坚定有力

是壮美的乐曲

旋律激昂 更是严肃的号令

队伍在行进

跑步入列

奔流 咆哮

军乐演奏

■顾中华

大地轻轻颤动

手掌悬停云空的时候

是比枪膛更沉默的忠诚

《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

说起党史上的好文风,人们常会想 起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他的文风影响 深远,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 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当时没 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 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 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 吸引:"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 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 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 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 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一看,"欣欣向荣""愁眉锁眼" "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 词,我不觉眼前一亮,心中升起一种 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 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 鲜,很美。放学后,我就找来大人的 《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 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 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我沿着 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 政治大山的深处。

这就是我一生钟情于毛泽东文章 的缘起。我认为,今天我们纪念他,原 因之一,是他的文风很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的文风正 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从 今天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有四点值得 我们特别关注。首先是气势,他的文 章中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 舍我其谁。凡读过毛泽东文章的人都 能感受到这种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 气势。其次是有思想。有思想家的高 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人们读 他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 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 毛泽东的文章之所以能被称为 "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 章中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很 解渴。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 丰富。毛泽东是学问家,他既懂社会 规律,又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 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 行。毛泽东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 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 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 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 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 在。再一点就是个性的语言。毛泽东 是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 俗、幽默。语言是领导干部的第一工 具。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 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

毛泽东无论写诗词、写新闻稿、写 报告,都能做到笔走游龙,游刃有余。 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 练,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一 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 务,就是给延安买书。新中国成立后, 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 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 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 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 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 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7小时。

■李增瑞

风起处,有热血奔涌,激情澎湃

弧线,闪电般自额前升起

所有意义与分量植入五指

此时,帽徽托起整个天空

袖口掠过风雷的余响 比任何轰鸣更具穿透力

金光酒向致敬的战士

我看见红旗漫卷

那挺立的轮廓 像白杨树咬住大地

额际有山峦起伏 心胸有星河流淌 他们以身躯为界

双目,骤然凝成釉质

有钢质的星辰闪烁

以枪刺的姿势并立

向阳光宣誓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 量笔记、批注。

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 《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 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 热爱读书的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 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毛泽东 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 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毛泽东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 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 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凡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他都写到了。如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 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 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等。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他都有专门 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 判。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深 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 切地接触。这大大丰富了他的思想, 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秘诀是亲自动手。

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 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 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 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 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 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 六十条,其中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 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 别人辅助为辅"。毛泽东的一生是写 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 文、论文、新闻,几乎写尽了所有的文 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 亲手拟电报 408 封, 指挥了三大战役, 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 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 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 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岁月。

自身的魅力。

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 官不带家眷。

毛泽东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 诗话》,然后给刘少奇写信说:"唐朝未 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 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 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 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 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

第二个秘诀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 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 干部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1月为中 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建 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

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从中 是身在高位的人向他学一点写作,这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干部

奔袭 突围或者接受检阅

青春的脸庞上

沿有丝毫犹疑

完成一支曲子

结束一场战役

取得伟大的胜利

枪炮声 瞬间消失

一切都归于平静

收腹 挺胸

如夜空熄灭所有的星辰

军乐 也许只适合站着听

腰杆笔直 满怀豪情

## 天地丰碑

■王建生



有人说,一次天山行,回味一辈子。 我深以为然。巍巍天山,集春夏秋 冬四季风光于一日,汇蓝天白云雪山草 地河流诸多美景于一条公路,怎能不叫 人反复回味?

然而,行走天山独库公路,最值得 回味的还是人,是一群把人生的美好年 华悉数交给天山的筑路老兵。

40多年前,他们用原始落后的工具 在这里战冰雪,斗顽石,开山辟路。他们 凭借军人的钢铁意志攻克了高原冻土等 一系列世界级的筑路难题,数千人在工 程中流血负伤,168名战友献出年轻的生 命。于是,横贯天山的独库公路融进了 他们血脉,成了老兵们一辈子的牵挂。 每年夏秋,独库公路开放通行的那段时 间,都会有老兵相互邀约,重走天山路。 他们转山转水,别无他求,只为寻觅当年 的足迹,只为看望长眠于天山的战友。

我有幸,能在美丽的天山邂逅他们。 那天,当独库公路博物馆的大门在 朝阳中徐徐开启时,我在人群中瞧见了 他们——一群身着迷彩服的老兵,有男 有女。上前打听,果然是当年的修路战 士。他们虽然年近古稀,可是个个精神 矍铄。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军人非常健 谈,他姓张,40多年前曾任工程兵某部 的宣传股股长。在一组展现冰雪地窝 子场景的老照片前,张老兵打开记忆的 闸门,回忆起当年宣传队以雪地作舞 台,为战士们演出的每一个细节。

来到"决战玉希莫勒盖"展区,他指 着另一个戴眼镜的老兵说:"你是政委,

"玉希莫勒盖隧道海拔3280米,隧 道地质条件差,渗水问题一直得不到解 决。官兵苦战8年,先后有21人牺牲在 隧道……"老政委动情了,讲述中几次哽 明。在一块展牌上工整地抄写着一首 诗,是一名老兵重回独库公路时所作,题 目是《诗和远方》:"在我的心里,有一个 遥远的地方/那里驻扎着我的营房,也是 我的故乡/在我的心里,有一个神秘的地 方/我在那里筑路,也在那里扛枪/在我 心里,有一种思念常挂在心上/那是留疆 的战友,此情永不能忘/在我的心里,怀 有无尽的忧伤/天山长眠的英雄,还在护 佑国防/在我的心里,常驻着西北边疆/ 那里有我的故土,是我心中的诗与远

大家情不自禁朗诵起这首诗,从一 个老兵开始,到一群人跟上,饱含激情 的声音回荡在展览大厅。

"这个就是我""那个是你"……几 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一张放大的黑 白照片上指指点点。那是宣传队演出 后的合影。我仔细端详,还真的就是她 们,岁月改变了她们的容颜,但那饱含 激情的眼神,至今未曾改变。

另一块展板上抄写着一首歌词,歌 名为《战天山》。词作者是军旅诗人叶 文福,曲作者叫曹振中,也是当年的一 名工程兵,此时他就站在展板边。还是 那位老政委说:"唱一遍。"老兵们迅速 集合,分男女列队。"车轮滚滚,马蹄踏 踏。我们的队伍向天山进发。千里烟 尘,万里风沙。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 伐。告别了北国草原,告别了渤海浪 花。告别了岭南稻海,告别了长江三 峡。前进,前进,万里征程不歇马。前 进,前进,天山脚下安下家……"歌声唱 出了军人出征的步伐,你听,千军万马 正向天山开来;歌声唱出铁锤敲打钢钎 的节奏,你看,每一锤都是稳准狠,敢教 日月换新天。歌声凿开了时空,照片上 稚气的面庞与眼前衰老的容颜映照重 叠,奔流的时光又瞬间凝固,40多年前 劈开群山的呐喊重新沸腾,成为又一次 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敬爱的老兵啊,归来还是战士! 我想起几天之前,听过的另一群筑 路老兵的歌声。

那天,微风细雨,喀什河腾起点点 浪花。一队老兵身着草绿色军装,高举 当年的红旗,庄严地走进吐尔根烈士陵 园。他们来自四川成都,一行15人,天 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当年,他们团担 负巩玉段至巴音布鲁克的筑路任务。 二营五连老兵姚加军写了不少回忆文 章,他始终忘不了连队的烈士们。这 天,老姚来到烈士墓前,逐一行过军礼, 大声说:"五连姚加军来看你们了。"在 二排长石博涛烈士墓前,几个老兵并成 一排,集体脱帽默哀。礼毕,一名高个 子老兵弯下腰来,轻轻抚摸墓碑上冰冷 的名字。老兵姓余,那次玉希莫勒盖隧 道内塌方,他就在石排长的身边。是石 排长高声呼喊"塌方,快撤",敦促他和 全部战友安全撤离,而最先发现塌方迹 象的石排长却被石块埋没。"石排长如 果不顾及战友撤离,自己也能跑掉。"老 余的嘴唇翕动半天,才说出这句话。

风从峡谷深处涌起,吹拂老兵们鬓 角的白发,却吹不散他们眼中积蓄的泪 水。离开陵园时,有人提议唱支歌。提 议得到响应,有人说唱《咱当兵的人》, 有人坚持唱《战友之歌》。最终,他们把 两支歌都唱了。

歌声粗犷,仿佛穿透冰冷的雪峰, 去叩醒长眠的战友。这威武而深沉的 旋律,承载着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牺 牲与荣光。它将个人的情感熔铸成一 种更为磅礴的力量——那是对人生价 值的确认,是对生命坚韧的礼赞。此 刻,老兵们正用歌声,向青春、向战友、 向这座用生命征服的巨山,作最庄严的

我豁然醒悟:这横亘天山的独库公 路,不正是一座竖立于天地间的丰碑吗?

## 种

■杨 舒 苏万娥



## 精短小说

1941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四川洪雅县 城外的中山国民小学里,人声鼎沸,学 校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秋季开学典礼。

这是一个晴天,恰逢赶场日,许 多来赶场的老乡走进学校观看典礼。

校园中央是一块土坝子,坝子上立 位身穿长衫、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子。他 们正在纵情歌唱,手臂随着节奏有力地 挥动着,激昂的歌声在学校上空回荡: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 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3位男子是学校新聘请的教 员。一位叫张文俊,气质文艺,任教美 术;一位叫曹林,善于写诗,授课国学; 一位叫林又常,身材精干,教授体育。 没人知道,这3位教员的真实身份是中 共地下党员。此前他们从延安出发,秘 密扎根于中江特支。然而,叛徒的出卖 让组织遭到重创。危急关头,上级传来 密令:"疏散隐蔽,播撒火种。"他们怀揣 着联络暗号,一路辗转来到洪雅。在当 地党组织的接应下,他们将三尺讲台化 作新的战场,让革命火种在琅琅书声中 悄然延续。

坝子上摆满了高矮不一、宽窄不同 的长木条凳。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一 个高个子少年,皮肤黝黑,肌肉结实,十 三四岁模样,姓曾,小名川伢子。他在 这儿读了好几年书,再过一年就要毕业 了。当那激扬的歌声撞进耳膜,他和他 身旁的同学们都怔住了,眼睛里满是兴 奋与震撼

校门外二尺见方的石板路上,因为 赶场,人来人往。背背篓的,挑担子的, 提兜子的,男女老少路过校门时,听到 里面如此喧腾,在门外探头探脑一阵 后,都好奇地走了进来,围成一堵层层 叠叠密不透风的墙。人墙一直垒到校 门前那株站了几百年的古榕下……

巴的报纸,铺展开举过胸前,声音像淬了 火:"同学们,老乡们,鬼子的罪行,咱得 记一辈子! 1931年9月18日,东北的黑 土被他们的铁蹄踏碎;1937年七七事变, 北平的城墙流着血;南京城里,30万同胞 倒在屠刀下;镇江、南昌的街巷里,到处 是亲人的哭声! 更可恨的是细菌战,浙 江、江西的乡亲染了病,浑身溃烂;常德、 衢州等地,5万多人没等来春天……"

起风了, 古榕的叶子哗啦啦地响。 先是有老人掏出帕子抹眼泪,接着是学 生的抽泣声。川伢子紧紧攥着衣角,指 缝里渗出汗——他只知道"抗日"是课本 上的词,却不知道祖国母亲正日日流淌 着鲜血。他觉得胸口像堵着一团火,烧 得他鼻子发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咱中华民族有血性!"林又常往前 迈了一步,"鬼子想让咱当亡国奴,你们 同不同意?"

"不同意!"川伢子先喊了出来,声音 还带着少年的清亮,却透着一股子韧劲。 "鬼子想占咱的地、抢咱的粮,你们

"不答应!"这回,坝子里像炸了 锅。男女老幼的声音混在一起,震得高 台边缘的黄土簌簌抖落。

川伢子站起来,右手攥成拳,举过 头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排的学 生全都站起来了,身后的老乡也跟着站 了起来。无数只拳头举起来,有的手上 沾着泥土,有的还握着没放下的烟袋,却 都朝着一个方向挥,像一片迎着风的树 林。那股无形的力量,把无数颗怦怦跳 的心拧成一股绳。抗日救亡的火种,就 在这声嘶力竭的呼喊里被彻底点燃了。

当晚,堂屋里的煤油灯映着木桌的 纹路。川伢子盯着父亲手里的铜烟枪, 声音斩钉截铁:"爹,毕业后我要去当八 路军,把鬼子赶出中国!"父亲没抬头, 只是把烟枪往桌边一磕。

"去!"父亲的声音比平时沉了三 分,"鬼子占咱的地,杀咱的人,就得有 人去打!"转头又对老伴说,"老婆子,把 粮仓打开,留够咱仨的口粮,剩下的全 捐给前线。娃们在前面打,咱不能让他 们饿着!"

一年后,川伢子揣着3位老师写的 介绍信和十几位同学一起,准备奔赴前 线参加八路军。校门口的石板路上,3 位老师的目光中充满了深情,向他们挥

石板路上,十几个年轻的背影越走 越远。他们的脚印,叠着过去一年里 100多个青年的足迹,把抗日的火种,一 步一步传到更远的地方……





第 6571 期

起飞(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许 杨 廉南宁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在硝烟与和平之间,站成铁壁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010)66720114

发行电话: (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